

京城瑞雪圖



市井萬象



「昨夜通宵雪，今晨一片白。」辛丑冬日的首場瑞雪不期而至，將京城妝點成一派銀裝素裹。著名畫家范揚先生當即揮毫潑墨，記錄下窗外所觀之仙境。

范揚選賦《瑞雪記》一篇。全文如下：

辛丑立冬日，晨起看雪花飄飄，一片大地白茫茫。瑞雪豐年好兆頭。我心大快，遂作打油詩一首。

其詞曰

窗外雪花飄飄然
雪花飄飄入我窗
立冬之日天氣寒
鍋裏餃子滾熱湯

央視網



客居人語

姚船

近年，由於年紀和視力關係，我已較少瀏覽電視、手機視頻，基本上只看新聞和選擇一些有關健康、美食及文化類資訊節目。

由廣東廣播電視台對外傳播中心和有關部門聯手製作的《今日廣東》(CANTON TODAY)，是我喜愛的節目之一。因為心儀，怕有時忘記，都預先錄下。這不單由於我出生在粵東潮汕地區，是道地廣東人，而且其內容豐富多元，尤其是改版後，更加多彩，意蘊深、畫面美，能撩起海外遊子的鄉心、鄉情。

廣東別稱「粵」。《今日廣東》有「粵情」、「粵歷」、「粵食」、「粵聞」、「粵風」、「粵藝」、「粵潮」等欄目，雖然並非每期盡顯，但也能多方位介紹省內各地悠久歷史、傳統文化、特色美食、迷人風光和廣東人勤勞拚搏、敢為人先、愛國愛家的情懷，重點呈現新時代陽光撫照下欣欣向榮的新面貌、新氣象、新人物和新風尚。

在彼岸看《今日廣東》

那些緩慢被歷史湮沒的建築：開平碉樓、客家人祖厝、廣州西關大屋、潮汕騎樓……不時閃現，勾起海外華人多少思憶？而那些嶄新建築，銀蛇逶迤的高鐵、巨龍飛舞的港珠澳大橋、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又引發他鄉遊子多少憧憬？

由於地處南方臨海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廣東人心胸豁達、不畏艱難、敢闖敢拚的精神，下南洋、赴美州，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廣東有不少著名僑鄉。身在異鄉為客，心繫故土桑梓，不忘回饋家鄉故國。海上絲綢之路、辛亥革命、新中國建設等等，都少不了華僑華人貢獻。這些往事，在《今日廣東》中都得到較充分反映。

而今天的廣東人，更為創建美好的未來努力奮鬥。尤其是深圳、珠海特區的建設者們，敢想敢幹、實幹苦幹，在高科技領域不斷創新建樹，成為國內奮鬥新世紀的排頭兵。《今日廣東》介紹的先進人物，是鼓舞人心的典範。

在每期的節目中，幾乎都有外國人在廣東的身影。用外國人的眼光看廣東，由他／她們的親身經歷，不管是做生意、教書、旅遊，那些發自內心的感受和讚賞，更能激起

海外華人的共鳴，由衷地為故鄉的進步感到驕傲自豪。

明年的亞洲青年運動會將在汕頭舉行，當我在《今日廣東》中看到可容納幾萬觀眾的主運動場落成的時候，真的興奮不已。半個多世紀前一件往事騰然浮上心頭。

還是十三、十四歲少年時，國家足球隊來汕頭進行表演賽。球員在人民廣場訓練，我特地擠到門柱邊，觀賞著名守門員張俊秀風采。說是足球場，只是一片寬闊的泥土地，用白灰劃上邊界、中線和禁區，而這已是城市可作正式比賽的唯一地方。當張俊秀飛身魚躍接球的時候，圍觀的球迷發出一片讚嘆聲。但他從硬地上起身，卻遺憾地說：「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差的球場。」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想，什麼時候這裏能有一個像樣的球場？如今，一個國際標準的大球場已矗立在美麗的故鄉！

《今日廣東》正是這樣，用生動故事撼動海外華人的心。透過這個窗口，我們不僅看到今日的廣東令人矚目的發展，滿園花璀璨，也感受到國家前進的步伐：全面脫貧、小康，更在新的征途上，奔向富強的明天。

搖搖的南方人

南方的男女多含蓄。每到節日將至，新聞類節目就會推出一個和父母說知心話的節目。在車站弄一個小亭子，裝一個攝像頭。旅客靜靜地站在封閉的亭子裏，把攝像頭那邊假想成父母親人，開始說話。我發現帶北方口音



如是我見

侯宇燕

的人往往說一兩句就開始哽咽，相反的是南方口音的人則會努力地笑。北方人並非為了煽情，而是情到此處必須發洩；南方人也不是無情，而是盡量抑制住，不願失態。

南方的老媽媽，往往繫一條大圍裙，從後面繫着帶子，顯得有點滑稽，然後戴兩隻套袖。南方的老媽媽，在人們的固定思維裏很像「北方人」：大嗓門，講義氣。譬如周莊搖搖的老年船娘，多半臉色黝黑，容貌不漂亮，但保存着吳越人本來的面貌，簡直像活化石。那是和北方人截然不同的面貌：寬闊的臉頰，寬闊的鼻孔，鼻樑微微有些塌。其實北方人原本的鼻樑也不高，但比較細長。鼻孔也相對南方人要狹小。

南方從前迭出驚人的美色，周璇、王丹鳳都是蘇州、寧波一帶人。張愛玲在給宋淇的信裏說，大約是由於寧波這樣的沿海地區有大洋洲土著人的血脈，所以湧出王丹鳳這樣的歐式面孔。這點和日本女人，有些相似。

南方人其實很高，這裏指的是東南，甚至包括華南一帶。在沒有喝牛奶的時代長大的長腳老

師傅們，往往已經達到了山樣的海拔。那種「北高南低」的說法，其實往往是習見。

南方的老爺爺，很願意長久地執拗地擺着同一個姿勢。很多年前，在劉謙參加的一個上海台的魔術節目裏，當揭祕的一刻，一位老

爺爺，雙臂直挺挺地張在那裏，嘴也微微張着，這種姿勢保持了很久，有一種方剛又矜貴的滑稽，與老奶奶的穿大圍裙有異曲同工之妙。電影《今天我休息》裏，上海郊區農家的男孩子坐船送小豬，他居然戴着一副花套袖，遇到小豬落水這樣的大事，也懵掉了，戴花套袖的雙臂長久地絞在一起，那認真的神態，憨憨的肢體語言，就是南方人。

電影《聶耳》裏，聶耳一行人來到「一·二八」抗戰前線，一個年輕護士，穿的護士服也是從後面繫着帶子的，梳着齊耳的短髮，左右肩膀分別一聳一聳，搖搖地，硬硬地，努力跑着，跟隨擔架跑遠了。連個正面鏡頭也沒有，可那就是南方人。因為她身上那種極端投入的搖搖的身姿。

胡曉明在《文化江南札記》裏曾說，《圍城》裏的無錫人方鴻漸不應是電視劇裏陳道明扮演的「北方油子」，我心中贊同。如果重拍《圍城》，一定要找一個南方出身的演員來扮演方鴻漸，用吳語來配音，他應該就是在風雨裏搖搖地向我們走來的一個南方才子。



流動空間

方元

英國愛丁堡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古老的街巷裏，儲藏着許多古怪離奇的歷史故事。有的故事經過作家的加工提煉而成為文學經典，「布羅迪執事酒館」(Deacon Brodie's Tavern)即是典型的一例。作為一個旅遊景點，它不是以店面的裝修外表悅人，而是以歷史故事的內情取勝。

故事的主角名叫威廉·布羅迪(William Brodie)，他過着神秘的雙重生活：在白天，他是一個好市民、一個守法的商人、一個德高望重的紳士，還是市政委員會的委員和商會的執事(相當於今日的會長)；在夜裏，他是一個專門偷竊豪宅和商舖的大盜。所以，這個故事的最大看點是：富商與盜賊是同一個人。

像所有的警世故事一樣，布羅迪也有一個可恥可悲的下場——他因被同夥出賣而被捕，走上了絞刑台。但在這之前，誰也想不到那個把愛丁堡攪翻天的盜賊竟然是他。布羅迪是抱着鍍金奶瓶出生的。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有名的律師，父親是富有的商人。布羅迪繼承了祖父的名譽和父親的財產，也遺傳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只是沒用在正道上。雖然他生活奢侈，嗜賭成性，但由於他出身名門大戶，又是成功的商人和政經界名人，因此無人懷疑他的錢財來路不正。

布羅迪作案的手段非常高明。明面上，他是傢具製造商；暗地裏，他還是一個技術嫺熟的鎖匠。他藉着做傢具的機會，冠冕堂皇地進出豪宅和商舖，登堂入室，摸清獵物的巢穴，並偷偷複製房門的鑰匙，然後擇機作案。那些訂製傢具的主顧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引賊入室，中了布羅迪的「木馬計」。

使他走上毀滅之路的不是因為財富不足，而是因為貪心不足。布羅迪自恃藝高膽大，胃口也越吃越大，最後竟然去劫蘇格蘭稅務局的金庫。結果行動失手，敗露了行蹤，導致團夥成員被捕。布羅迪雖然能搶先一步，逃往荷蘭，但最終被引渡

回愛丁堡受審。他上絞刑台的那天，據說有四萬人前來觀看。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布羅迪生於一七四一年，自二十七歲時開始犯案，至一七八八年被捕問吊，犯罪時間長達二十年，死時年僅四十七歲。不過，他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死後一百年，他重新走進人們的眼簾。

讓布羅迪「復活」的是愛丁堡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他從布羅迪的雙面人格和黑白兩道生活中獲得靈感，寫出小說《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小說的主角是化學博士傑克爾。他研製一種藥，試圖把人體內的善與惡分離開來，以便掩蓋和享受邊行善邊作惡的雙重生活。然而，他最終發現，「善與惡是如此地接近，就像是被鐵鏈拴在一起的一對兒靈魂。」當追蹤真相的人們離他越來越近時，傑克爾只好把自己連同那個他製造出來的怪物一起殺掉。

這個黑暗的哥德式故事不是為了獵奇，而是對現實社會的解剖和批判。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期是大英帝國的盛世，表面上繁花似錦，裏面卻敗壞腐爛。史蒂文森的小說揭露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道德的墮落和上流社會的虛偽。一八八六年書一出版便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第二年就

被搬上話劇舞台。後來，它又被多次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有多達五十八個不同的版本，最近的一次翻拍是在二〇一五年。只要布羅迪、傑克爾這類人仍然存在，「化身博士」的故事就不會過時。

通過史蒂文森的小說，布羅迪由一個罪案的主角轉身變為一個經典的文學人物。由於他是小說主角的原型，因而人們便把「布羅迪執事酒館」當作「化身博士」的酒館。許多遊客慕名而來，想看一看善與惡到底有多接近。在酒館的雙面招牌上，一面是他身穿紳士服，拿着一串鑰匙的正派形象；另一面是他穿着夜行裝，拎着一袋賊款的反派模樣。

其實，酒館的老闆比史蒂文森早八十年就看到了布羅迪的品牌價值。酒館開店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儘管老闆換了好幾代，但店名一直保留下來。這個雙面大盜不但沒有給酒館帶來噩運，反而因其傳奇故事而給酒館帶來名氣和生意。

布羅迪擁有那麼優越的物質和社會資產，卻落到一個死刑犯的下場。由此可見，儘管一個人能贏在起跑線，但如果中途不努力，或者走上歪道兒，那麼他的人生不僅會輸，而且可能永遠跑不到終點線。這就像史蒂文森說的：「人生不在於你是否能抓到一手好牌，而在於你是否能打出一手好牌。」



布羅迪執事酒館的外貌。

方元繪

貴人的惆悵



燈下集

李憶君

《溥儀離開紫禁城以後》是一本很好看的書。光是看那些珍貴的照片就已值回書價。可話說回來，溥儀的「龍顏」其實並不罕見。

這位清朝最後的一個皇帝，一生坎坷，命運多舛。雖生在帝王家，卻並不尊貴，也沒什麼威嚴可言。百年來，見過溥儀的人確實不少。但他的生活細節，性格、人品大公開，畢竟是很有看頭的。到底是中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在身份上就具備了歷史價值。他如何被趕出紫禁城，如何成為偽滿政府的傀儡皇帝，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半個世紀以來的變化與演進，他可說是個關鍵的人物。從歷史角度來看，溥儀的一生有被了解和細讀的價值。

《溥儀離開紫禁城以後》是一本回憶錄，洋洋三十多萬言。可並不是溥儀一個人寫的，而是分別由愛新覺羅家族成員執筆。

其中有溥儀的親弟弟溥儀、堂弟溥佳、遠房侄輩毓塘、還有溥儀的福貴人李玉琴(清朝制度，皇帝的老婆分七個等級。「貴人」排列第五等)。李玉琴是唯一沒有皇族血統的漢人。

執筆人都在回憶當年的人與事，卻各有細說的選擇。當然，一切都以溥儀為中心。尤其是福貴人李玉琴執筆的那一個部分，溥儀的形象十分鮮活；一舉一動躍然於紙上，不僅讓讀者清楚看到這位末代皇帝的喜怒哀樂，同時也從側面窺見執筆人的「皇娘」心態——完全印證了「作品可以出賣作者」的這一種說法。

在李玉琴的筆下，溥儀是個多疑而殘暴的人。平時溫文雅爾，一旦發起雷靈來，即時一臉兇相，把僕人打得噤若寒蟬。溥儀對他的「奴才」是這麼地兇殘，但對日本主子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臉。這時的他，已換位

變身，處在「奴才」的位置上了。為了博得主子的歡心，不惜卑躬屈節，諂媚逢迎。太平洋戰爭末期，日軍節節敗退，人力物力消耗殆盡，他帶頭捐獻銅鐵，把「同德殿」上四個合金的大吊燈拆下獻出。攙扶着日本太后，自己簡直以兒子自居……

另外她又寫：「他打人，又怕人恨他。裝着又後悔又心疼的樣子，同時好言安慰一番。傭人有病時，他親自去探視，和醫生研究用什麼藥。誰有困難，他能施點小恩小惠。『一手鞭子一手錢』這一套他用得挺嫺練。」

殊不知，由此竟暴露了這位「皇娘」的品格。她很喜歡講錢，老埋怨皇上的賞賜過於微薄；除了那二十幾樣首飾以外，其他的什麼金銀珠寶都沒賞她。對她的娘家也不慷慨，「結婚後給了我一萬元，以後又給過五百，離開長春時又給五千。拿回去還還

債，買點東西，又給了大舅娶媳婦就用去了一大半。」又說從沒進過溥儀的庫房，沒見過金元寶和金條。所以皇上有什麼寶物她一點也不知道。這成為她一生的悵。

讀李玉琴的文字，處處流露出她的貪婪和忿忿不平的情緒——她是不自覺的，但讀者卻看得一清二楚。

這無疑是一部有關現代文史的書，但讀着覺得故事性蠻強的。特點是人物個性顯著，不論是從正面或側面，都不斷地顯露出人性的弱點和複雜，以及高低優劣。比看一本純粹杜撰的歷史小說有趣多了，因為是回憶錄，又不光是一個人寫的，內容翔實而豐富，卻又不是百分百真實——誰會相信這裏面不存有私心和偏頗呢？

正因為各有各的心思和角度，即使不為私心利益，人性始終是複雜的。這書之所以「好看」，就在於此。